

三十年前中大學生

魯傳鼎口述
魯趙淑敏執筆

——沙坪壩上的三搶與站崗

三搶，搶粥、搶飯、搶座位

前兩三年，很多小說家及電影製片人，常喜以重慶沙坪壩，甚至我們的母校中大做背景。記得有一部影片叫「幾度夕陽紅」，僅僅爲了他號稱以戰時首都文化中心沙坪壩爲故事發生地，妻

與我這兩個極少有空看電影的老沙坪，竟爲之動心，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跑到鎮上小電影院湊了一場熱鬧。看罷出來，妻甚表懷疑，覺得跟她童年記憶中的情景不甚相像；她惟恐是因當年尚在幼稚之年判斷有誤，特質之於我；我真是滿心的失望，於是告訴她，的確完全不像！

提到沙坪壩，相信那時曾在壩上求學的人，都會感到眼中熱熱，那是一種說不出的感情，像是對故鄉的懷念，也像對母親的依戀。猶記與內子初識，跟她談到以往唸書的經過，談到中渡口，談到重大操場，談到嘉陵江邊，談到松林坡，談到中大牛奶場……，都是她小時候的遊戲場。在她的驚喜聲中，兩人的距離立刻由生疏而熟熱

。如今再提起那處地方，仍有談不完的話題。中外雜誌編者，要我寫大學生活回憶，只是苦無閒暇，且平時多作論述而疏於此道，下筆難免事倍功半。因之商得內子同意，勻出一個週末假期，再度代爲效力，或者也可說是我們兩夫妻在扞舊懷。

回想壩上舊事，似乎還是昨天。屈指細算，距我解除兩年軍伍生活初抵該地，已念有八載。偶見昔日同學輩，不少學兄學姊，兩鬢已飛上了白霜，不可不嘆歲月飛躍之速。再親下一代的子姪輩，甚多已亭亭玉立，或爲翩翩少年，複印了他們父母當年的模樣。雖然爲着生命的延續與再生而感動，却不得不承認，把一生中最寶貴的成長的黃金時代，已留在嘉陵江畔的小村鎮裏了。舊思和回憶常在腦海中雜沓並進，千頭萬緒，每一端都可做爲一段思緒的線頭，而這線頭往往是越抽越長，越抽越長……

晨起的第一章，漱洗已畢，就赴飯廳搶稀飯，這是重要的功課，也是一門要緊的學問。別看

今天許多學長棄稀飯而就牛奶麵包火腿蛋，當年可能搶得最兇。無他，沒有別的東西果腹，惟有灌稀飯；稀飯不飽人，只有多吃；吃飽了才會有精神上課唸書。因此，搶吧！在一年級時校方發的那套軍訓服就成了身臨飯陣的「戰袍」，「同胞」們，每人身上乾硬的稀飯糊點點斑斑，無人爲怪。不過搶稀飯也得有點本事，有位政治系的學兄，可以以半塊腐乳吃八碗稀飯，堪稱冠軍。這位同學，現在恰於省糧食局擔任要職，守着糧倉，盡够盡飽，當不必逞當年之威矣！

平劇「販馬記」中有所謂「三拉」，被視爲劇中的精華；在昔日中大校園裏應該也可歸納出「三搶」，搶飯只能列爲第一搶，晨課搶過稀飯，中晚兩餐，還得搶「八寶」乾飯（八寶也者爲沙、石、穀子、稗子、糠、老鼠屎等等。）女孩子體力臂力遠遜男生，倘若男生包圍了飯桶，女生就莫可奈何，因此常常是幾名女將，儘快佔到據點，搶到飯勺，後面長龍大擺，將飯勺一個一個傳遞下去，直到都已盛畢，男生就一擁而上；那

最後的女同學必須將碗高舉退出重圍，手持不穩，飯粒顆顆飛下，撒在男同學的頭上，我們戲謂「天女散花」，也為中大飯廳的一景。

「打牙祭」是小事，現在的醫生，都呼籲世人少吃肥肉，省下也從不買帶肥的肉類，間或紅燒豬肉內有少許肥肉星，三個小東西即鼓腮不肯動著，斯時內子就板起面孔斥責說：

「你們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爸爸從前唸書吃八寶飯的時候，有肥肉吃就算是打牙祭了！」

可不是，那時候也許是每人肚內油水實在太少，有家的同學常常帶了熬好的豬油來拌飯。無家可依，無菜可加的同學在打牙祭時，有的就捨瘦擇肥。而且一聽打牙祭，就面有喜色，認為殺豬之聲，為人世間最美的音樂。至於中渡口的牛肉麵，今天僅能算得小市民的點心，以往却是約會女友的盛宴。我們中大同學常樂道中渡口的牛肉麵，但據內子所言，在湯家灣，由中大附中沙校赴中大的途中（按中大附中計有兩所一在青木關，一在沙坪壩。），有一條極窄的「好吃街」，那兒的牛肉麵，才能算得稀世美味；她會隨幾個同在紅廟中心小學就讀的湯家子弟，到那裏分食過半碗，可惜我輩同學知道得不多，錯過了好機會，否則又多個打牙祭的去處。

不合時宜的一次牙祭

按理說，打牙祭永遠是受歡迎的，只有一次牙祭打得不是時候，那是現今總統 蔣公兼任校長的時候，有一回來校巡視，正值午飯時刻，為了要瞭解學生生活情形，就棄中渡口飯館特備的酒席不食，與學生共進午餐。校方負責人陪膳，

好奇的學生，放著自己的八寶飯不搶，而團團圍觀這一桌進食。俟蔣校長飯罷離去，大家立刻蜂擁而上搶奪那付碗筷以做紀念。回憶起來，那幕情景，猶歷歷在目。事後大家抱怨那天打牙祭真是不巧，如果那天吃的不是紅燒牛肉，而是平常的素菜，以 蔣校長之關心學生，必會主動命教育部增加學生們的資金。

吃！吃！民以食為天，飽肚子的活動實是家人最關心的事。記得一次男女同學發生衝突，就是為了吃飯的問題。那時一部分男生飯廳在山坡下，一部分男同學與女生餐廳在松林坡上。男女飯量差異當然很大，山下男同學覺得米量不足，就把主意打到女同學身上，主張分一部份女同學下山以調節男生的不足，引起女同學一致的反對。當時提出的反對要點甚多，其中最響亮的一句警語是：「不能把男同學的米，建築在女同學的腿上！」最後分女生合膳之議卒成罷論，彷彿記得當時的女生自治會長，就是今天任全國最高法院推事的范學姐。以前常聞跑法院的人言，許多律師聆范庭長之名而披靡，殊不知其來有自，早在二十數年前，男士們已甘拜下風。

比吃更慘的，還有穿。現在的大學生，西裝革履，「阿哥哥」、「迷你」、「法國式」、「日本式」天天換時裝花樣的比比皆是，跟他們談到另一時代艱難，似如聽白頭宮女話當年，半信半疑。現在你如果站在學校大門，隨便擇一女孩，他們身上的服飾都可充當我們那時結婚大典新娘的禮服，那時誰不穿綉綉之衣呢？男同學不是敗色的中山裝，就是發白的長衫。女生是一式的

旗袍，間或有個把女同學穿上了小孩穿的工裝褲，就會被目為奇裝異服。不過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；聽說有女同學把花布被面拆下做衣服，也有把洗褪色的旗袍翻面製新。中國女裝原是右襟，一翻面就成了左襟；窮則變，變則通，聰明的女孩子，乾脆來個左右開襟，成了雙襟的時裝；師範學院的同學似是得天獨厚，大概同為他們行將為人師表，觀瞻所繫，美國援助的有一批所謂的「羅斯福呢（布）」，便派給了他們每人一套；我記得是藍色的斜紋布，內子却說有類牛仔布，因為我的大姨姐那時已上了附中，也曾分得一條長褲料，到底誰對？反正不管誰對，當時我是羨慕得厲害。

腳踏實地鞋：空前絕後襪

吃平價米、穿平價布，是戰時的一般生活情形；可是如我一般家中全無接濟者，連這一水準也達不到。我於卅年夏季入中大，恰好有位同鄉學長畢業，就把一件由家中帶出來的大棉袍留送給我，那位同學比我高了兩寸有奇，沒法子只好求救於洗衣婦，一剪刀剪去一截，隨便縫縫就上了身，一直陪我到畢業。我因自幼家境不好，求學歷經坎坷，進入中大之後，深知讀書機會來得不易，倒是相當用功。平時營養太差，又兼用功過度，在校期中，曾兩度暈倒。據同學們相告，當我暈倒，宿舍室友，將我抬扶床上之時，才發現我的布鞋。每隻鞋底，均有一個錢幣大的窟窿。事實上，同學們穿著「腳踏實地」的鞋，「空前絕後」的襪子的人，絕不在少數。

同性相斥，異性相吸，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，「君子好逑」的事，就未曾絕跡。日前有政大國際貿易系裏的學生告訴我，班上同學四年，尚有未交談過的（女同學），言下不勝遺憾之至。

其實在我們的學生時代，這並非奇事，那時的社交風氣絕不如現在的開通。既沒有「青龍」，也沒有「田園」可供男女學生約會的地方，也很少烤肉露營的活動，有的只是松林坡前站崗的故事；但是那也得具備相當的條件，起碼得請得起中渡口的牛肉麵。然而儘管如此，松林坡旁鴛鴦道上仍是情侶雙雙，羨煞一些酸葡萄，只好在宿舍裏言不及義磨磨牙罷了。據妻言，從中大牛奶場到中大的路上，另有一處更隱密所在，是一處秋天常落滿了紅色葉子的小樹林；那兒常有中大的男女學生並肩把臂咄咄細語，那些喧賓奪主的男女青年，常是佔了她與玩伴的遊戲場，還要把她們當做眼中釘以白眼。不過妻現在已原諒了他們；因為在愛情之中，天生就具有排他性。

內子曾戲問我，當年有多少次「站崗」的記錄？這真是冤哉枉也。當時我是窮學生中的窮學生，慢說是沒有女同學垂顧於我，即使有，我也會自慚形穢退避三舍。可是同班好友之中，曾有一人站過崗，他刻在美國，從他的經驗裏，我也略解「站崗」的個中三昧。他為他心目中的天使，特地選了同一班法文，我們鼓勵他到松林坡去找，否則就是上一世的課，也祇是上課而已。幾經鼓勵，幾經策劃，連臺詞都已編排得當，我們將他送出宿舍；他又幾次折回，經一再的打氣，終於鼓足勇氣到了松林坡。女傭代為傳喚出來，抬頭一看，個個窗口人頭隱動，立刻魂飛天外，預備好的辭令全飛向爪哇國。

「你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糟了！說什麼呢？這句臺詞正是未曾預備的，忽然他想起那句歌詞兒，又記得這位小姐恰是東北人，於是他開言道：

「請問，你的家鄉是不是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？」

窗口立刻暴起一片哄笑之聲，這結果自然是可預料得到的。現在那位女同學也居留美國，已够資格做丈母娘了。但是站崗有成者，確也頗不乏人，比方說眼前所見得到的學長王作榮、范馨香伉儷，同級的級友黃寶瑜、蔡哲深伉儷。

三十年前的純吃茶

至於我輩，僅有給女同學取取綽號的份兒，這樣的情形從那時到現在始終沒變，男生宿舍談女生，女生宿舍談男生。想想給女同學取綽號，有的真是蠻缺德的，比如面龐有點歪，我們就叫他老歪，唇上的汗毛重一些，就叫做王鬍（因身材削直，又稱筆桿），以及水鴨子，假（賈）文明，小寡婦，曹摩登兒，與另外兩位女同學，合稱本班的八寶（又作八美）。老歪曾經極力為她就讀歷史系的兄長拉攏王鬍，可是沒有成功，如今老歪的哥哥外放大使已歸，返外交部任高職。除了本班的同學，曾任首屆新生伙食團長的劉靖是「老闆娘」，我們公認的皇后，現在的謝夫人叫「羅斯福」。一位善笑的張同學被取為「平價笑」，幾年前在紐約還見過她，風采自然不比當年；可是聞說有一次，她穿着有類巴蕾舞衣似的服裝招待老同學，身材之婀娜，仍令身為老光棍的老友不敢仰視。記得一年沙磁區三十六校，中上運動會在南開中學操場舉行，有某女同學着紅色裙襪跳遠，紅裙襪飛起處，只聽得耳畔「個老子，紅么褲兒！」藍青官話，尖脆至極。不說較之什麼上空裝，就與張同學相比也算大大驚小怪了。

中大的另一盛事，是演話劇跟看話劇。戰時物資缺乏，電影院又少又貴，話劇因而就成了最受歡迎最大眾化的娛樂。那是劇運的鼎盛時期，中大的話劇活動也捲入了這一輪軸，佳劇頻頻演出。每當一劇演畢，沙坪壩的街頭巷尾，即聽得滿耳是背誦劇中臺詞之聲。只可憾內子當時還不太够資格欣賞名劇，述描也不能傳真。待她能去看贈戲，已到後期，中大演出「清宮外史」，她已上了小學中年級，所以能躬逢其盛；與姐姐同赴中大禮堂贈戲，大姨姐以附中學生，姑予放行，她則被隔於門外，最終效果一哭，才得恩准入場；入得場來，已是人山人海，最後面的觀家都站在長凳上，爬板凳腳，鑽人縫，竟擠到了左臺口，站在那兒隨着劇情流淚。一位好心的男士，不悉為教師，抑為學生，見她站得太久，以雙膝做了她的椅子。內子每一起，都說此位紳士值得感謝；但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撒謊那就是，可能那次的觀劇給她的印象太深，以後凡是看話劇都說不如中大所演的「清宮外史」。

其實要論話劇，中大的那比得上城裏抗建堂職業演員的演出。好多次，約集二三要好同學，

於晚飯後在同德茶樓前乘那輛老爺公共汽車進城，欣賞完一齣好戲以後，已經是午夜時分，公車早已休班，小馬車也已停駛，這時我們就心安理得地安步當車走回沙坪壩；一路上談談論論，回到校區，天已亮了，恰好趕上剛煮熟的熱稀飯，不知究竟有多少同學會享受過這種樂趣。

除了看話劇，值得懷念，又值得大提特提還是泡茶館。四川的文化可由茶館文化代表一大部份，中大同學入鄉隨俗，漸而愛上了這一既雅且俗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中渡口的茶館，是宿舍、教室、圖書館之外另一處重要的生活天地。同學們在茶館裏可看書、聊天、甚或睡覺，充分享受讀書人清閒清談的樂趣，難怪電影製片家不願放過這一多采多姿的背景。那兒的茶館真是「純吃茶」，不像此間的茶店咖啡館花樣百出，喝茶就是喝茶。不過也有人不要茶，要「玻璃」——白開水，惹得那頗富幽默感的堂倌，特別討人嫌大聲吆喝幾聲以舒他心中的悶氣。

茶館是個可愛的地方，但是我本人在那却曾有過一次慘痛的經驗。二年級的暑假，幾個同在中大就讀時的初中同學，在小飯館中聚會，酒足飯飽以後就去泡茶館。一位灌足大麵的老哥，一脚把一碗新泡的茶踢翻在我的腳上，偏偏有位好心的同學順手掏出萬金油大大擦抹一番，這番擦抹不打緊，頓時起了一腳的大水泡，弄得兩個月行動不便，天天要到醫務室去麻煩有雅號曰「楊麻子」的校醫，校醫責備不該擦萬金油，說萬金油並非萬靈丹，其實不經一事如何能長一智。寄語讀友們，燙傷不可使用萬金油。中大沙坪同學們還記得那位力重手重的楊大夫嗎？

物質雖苦精神愉快

以上所言之都是生活中的瑣碎片段，但是大學教育並不僅僅包括泡茶館演雜劇和松林坡站崗，在四年大學過程中，最使我們自豪的是由於主持校政者的遠見，及早遷校，使我們有一所全國最大，設備最完全的學校，全校七院，四十餘系，兩千多學生，有一百數十萬冊圖書可供參考，有完整無缺的實驗儀器可供使用，再加上讀書風氣之盛，使中央大學始終保持高度的學術水準。曾在沙坪壩中大求學的同學飲水思源，常常感念羅家倫校長主持遷校的艱辛，想來任何人不會有異議。其實當時中大的每一份子都因愛校而思護校盡了一己的全力，甚至中大牛奶場荷蘭種的牛，都是由南京遷校到重慶的，時為大津津樂道。可是常常忘了遷校護校中打前站的功臣，那就是吳貞孟吳老師，倘若沒有吳老師以本地鄉紳的身份與威望，在地方上居間運用，在四川那種袍哥勢力籠罩一切的情形下，何得順利建立起國立中央大學在抗戰中的基地。我曾戲言重慶中大校園有「三搶」，第一當然非搶飯莫屬，其次與搶飯同樣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搶水，啊！不提也罷。再次就是到圖書館搶位子。川娃玩遊戲輸不起的時候，往往愛說：「沒搶了，又不起，又不是輸錢輸米」。但是搶圖書館的位子，就像搶財搶米一般。當然，同學中混混者不在少數，然而統而言之，校之今天的大學學生，自動自發，替自己唸書的人的比例，要多得多。我也常跟我的學生說，有的教育功能，並不一定發生在課堂上。譬如我輩中大同學永遠懷念的顧孟餘校長，他的風範與身教，對學生的影響是久遠的，根深蒂固

的。在他任校長時，校慶活動節目單中刪去了「長官致詞」。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訪華，顧校長不惜率同全校有關負責人一再地演禮，以求不卑不亢，不失身份風度，維持中國最高學府校長領導羣倫的超然地位。在他離任之時，我們還是新毛頭，他不認識任何人，可是每個人都感覺不願他離去，以致全校同學列了大隊，步行二十五里路到歌樂山去挽留。教育當局的生命誠難更改，可是他留給學生們的去思，則是永遠的。

四年的沙坪壩生活，信筆書來，無非是缺穿少吃，除了貧就是苦。然則當時我們在精神上並不覺得太過貧乏，即使是黃連樹下彈琵琶似的苦中作樂，也覺得是眞樂。我們並沒把吃不飽穿不暖當做藉口不好好唸書，也沒藉口無家可歸精神無寄自甘墮落，更沒有只打個人的算盤，放棄了愛國的責任。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一聲召號，多少同學去下即將完成的學業走入軍中。學生心情苦悶，對於一切不滿不平，就施之以「揍」；但是並不是完全沒有是非，在一次反共大遊行中，中大的同學會把重慶匪徒的新華日報館砸個稀爛，大家都覺解恨。眞的！儘管我們當年所處的環境物質條件和今天相比，有如天壤地之差異，我却覺得比現在的年輕人更富有朝氣。妻常問我，假如再回到那種生活裏，會覺得如何？我是學現代經濟學的人，主張的是貧賤，也不相信社會會退步，退回那一情況之下，甚至經過了這些年衣暖食飽的日子，再也不能忍受那種種的貧乏；然而我確實懷念那時的生活，懷念那時人們的精神力量。我希望我的學生們能有那股朝氣，我們這輩進入中年的昔日青年，也能重獲那股朝氣與勇氣。